

戴國輝全集

22

【採訪與對談卷五】

未結集3：談日本與亞洲（二）

戴國輝全集

22

採訪與對談卷・五

◎未結集3：談日本與亞洲（二）

戴國輝全集 22

【採訪與對談卷五】

著作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輯製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輯委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版人 文訊雜誌社
王榮文
發行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2392-6899
[http : //www.ylib.com](http://www.ylib.com)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6102-05-9（全集22：精裝）
978-986-85850-4-1（全套：精裝）

未結集3：談日本與亞洲（二）

輯一 亞洲未來進行式

打造預見未來之鏡／李尚霖譯	005
——亞洲與日本座談會	
對西元2000年的摸索／李尚霖譯	053
——宇井純vs.戴國輝	
展望後越戰時代／蔡秀美譯	063
——新亞洲與日本座談會	
不被公開的檯面下霸權論戰／劉靈均譯	071
——匿名對談	
凝視東南亞華僑／劉俊南譯	099
——華人社會：何謂祖國座談會	
中國科技的革新與創造／劉俊南譯	107
——技術：以原點為中心座談會	
重探日本人的中國觀／劉俊南譯	117
——十五年戰爭：善意與侵略之間座談會	
座談會評論（戴國輝）	127

在國際化中前進／劉淑如譯	139
——國際合作的現狀與展望座談會	
「神轎社會」的精神結構／劉俊南譯	167
——日本社會與日本人座談會	

輯二 認識亞洲之心靈

美味求真與農業復權／劉淑如譯	189
——日本人的飲食生活與食糧危機座談會	
東南亞的心與近代化／李尚霖譯	207
——「亞洲人懶散嗎？」座談會	
一、何謂東南亞式勤勉	207
二、思考標準的差異	218
三、東南亞傳統的心	225
四、華人與原住國民	239
五、何謂東南亞型的近代化	244
對大學再生的期待／李毓昭譯	255
——永井道雄vs.戴國輝	
「援助」方與被援助方／劉俊南譯	273
——亞洲的民族主義與日本座談會	
尋求真正的經濟合作：與亞洲的連帶為起點／蔣智揚譯	293
——穗積五一vs.戴國輝	
思考亞洲與日本／劉俊南譯	311
——飯田經夫vs.戴國輝	
譯者簡介	328
日文審校者・校訂者簡介	330

戴國輝全集 22

採訪與對談卷・五

未結集3：
談日本與亞洲(二)

翻 譯：李尙霖・李毓昭・蔡秀美
劉俊南・劉淑如・劉靈均
蔣智揚

日文審校：于乃明・吳文星・林水福
林彩美・徐興慶

校 訂：何思慎

輯一

亞洲未來進行式

打造預見未來之鏡

——亞洲與日本座談會

◎ 李尚霖譯

時間：1974年2月23日

地點：亞洲經濟研究所

與會：安宇植（前朝鮮大學教師、評論家）

戴國輝（亞洲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主任調查研究員）

大野力（評論家）

鶴見良行（國際文化會館囑託、評論家）

今日的亞洲與日本

鶴見良行（以下簡稱鶴見）：今天我想以盛行於當今日本的所謂亞洲論，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對日本的批判，將日本與亞洲的狀況，彙整成三點進行討論。

第一點，日本與亞洲現況的認識問題，是所有討論的出發點。第二點，大部分的言論都一致認為日本與亞洲間有問題，因此，為了解決這問題，必須改變日本與亞洲的關係，衍生這種言

論是必然的。為了解決這問題，或者說試圖改善這種關係之演變方向、過程，我們將之稱為運動論也好，或政策論也罷，但在這裡，我所說的運動論，並非學生運動、勞工運動等狹義的運動論，而是廣義的應用在每個人該如何思考這問題、改變觀念，以及如何落實在自己的生活中。

接下來第三點是理想論。使用「理想」這兩個字，往往立刻就會被人說成觀念論，並且被認定就是觀念論。在這種狀況下我仍決定用「理想」兩字，是想要探討在沒有互相榨取、歧視、壓抑的關係下，亞洲與日本民眾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情形？我認為對此種狀況，到目前為止，像這樣大膽的議論都未曾進行過，因此，我將這個最高目的稱為「理想」。彙整成上述三個問題來討論，不知各位覺得如何？

再回頭來看第一點的出發點問題，對於現況認識的問題，大致上可以由兩個方向來看。第一個方向或許可以稱作態度論。這方向主要的問題在於日本方面的態度，因此有日本一方的自我批判，片面的認為日本都是錯的。批判的重點不外乎是日本對亞洲的態度是大國主義的狂妄自大、人種歧視、日本的文化結構中脫亞入歐的傳統，以及恩惠主義、指導者意識等議論。

因為戴先生、大野先生等人來到這邊，我在態度論這點上，想要討論的是「亞洲是日本的鏡子」這個問題。這句話大野先生雖也在他的著作《昭和五十年——挫折與再生》〔《昭和五十年——挫折と再生》〕（鑽石社）中寫過，但未必是大野先生第一個講的，事實上，田中宏先生也曾寫過，說不定這句話、這種想法在更早之前就有了。

除此之外，戴先生也曾說過很有趣的話：相對於「自分」，日語也該有類似「他分」這樣的詞語！日本沒有「他分」，換言之，無法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戴先生指出日本並未擁有與「自分」同格的「他分」。

大野力（以下簡稱大野）：我第一次前往亞洲其他國家，是參加產業界「青年之船」活動。因此一開始就與日本的企業界人士一起行動。那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為祭祀因戰爭亡歿的日本軍將兵所做的慰靈祭。我是去菲律賓，到那裡才首次得知，有將近五十萬人在當地戰死的事實。一起去的人，與軍隊有關的人，無不慟哭、悲泣，青年們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好不容易出國，想為戰死當地的日本人慰靈，這種心情雖然可以理解；更何況，其中也有因父親戰死當地的人，想要弔祭，是理所當然的。但在舉行此慰靈祭的國土上，當地的人民、國民，畢竟死於戰爭的人數是日本人的倍以上。因此，我提出質疑，指出不考慮這點就舉行慰靈祭的話太過片面，後來的慰靈祭仍然排除了當地人，成了只有日本人的慰靈祭。並不是說不可以辦慰靈祭，而是這種作法好嗎？裡頭其實包含很重要的問題，不是嗎？這個疑問，是我開始關心亞洲的契機。

戴國輝（以下簡稱戴）：大野先生所說的部分與我在談論「他分」的問題上，有一部分相關。例如，日本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首先殖民台灣、朝鮮，進而侵略中國大陸，最後再侵略東南亞，這是歷史上的事實。而現在，則拚命地舉辦慰靈祭，四處收集遺骸。這種行為從被侵略者的立場來看，不得不讓人認為只想到「自分」而已。之所以這麼說，例如，在日朝鮮人以及與

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之前的中國人，這些人在回國掃墓時，都會被日本當局多重查對。然而，日本人要去時，便呼籲「讓日本人去中國吧、讓日本人去西伯利亞吧」之類的，提出許多要求。當然，有些地方個人無法自由前往，體制差異的層面是有的。在這點上，我某方面能理解。但是，被強行帶來日本勞動的朝鮮人，如要回父祖之地掃墓，日本人便會說有政治上的疑義，多方查對，這就很奇怪了。

姑且不論侵略與被侵略的歷史關係，僅就國際外交的邏輯上而論，這也極為奇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人道主義是不能只考慮到自己而不包容別人，否則只會遭受指責。由被侵略方來看，擅自越界侵略，之後又來拾集遺骸，舉辦只弔祭自己人的慰靈祭，對被侵略的人來說，真的會如大野先生所說，覺得欺人太甚不能忍受。日本人鄉愿慣了，沒有感覺，也或許是因為天真，因此我才不顧僭越，如此地指摘說日本人沒有「他分」。如果心中有「他分」的話，慰靈祭的作法，當然應該也會隨之改變。隨著日本搖身變為經濟大國，加害亞洲的體驗、反省，把亞洲人當成與自己同格的他分關懷，我覺得都愈來愈淡化。

與這有關的是，對大野先生大作中的副標題「挫折與再生」，我有一些問題想請教。關於日本再生的發想，目前非常多。最近小島晉治等人編輯了《中國人的日本人觀100年史》〔《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這本書中也用了「再生」這兩個字。此書是編輯、翻譯中國方面的對日言論而成，時代以鴉片戰爭以後為主，也就是所謂的近代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再到最近。剛剛鶴見先生引用的一句話「亞洲是日本的鏡

子」，若論及這本書與這句話的關係，書中所列舉的歷史證言才真的是日本的鏡子。因為中日友好運動之故，這本書的出版雖然不免讓人覺得晚了些，但透過此書，應可以提供一般日本人一面友好的證明和明鏡。雖然常有人說以史為鏡或以史為鑑之類，欠缺正確歷史認識的歷史之鏡，不過是面輕薄的鏡子，我們不需要有口無心的懺悔鏡子。原本有口無心的懺悔不具備生產性，無法成長為人類生存的原則。這類的東西，馬上便會消失。日本不曾體系化地整理被侵略者的聲音，一味地推行友好運動，社會氣氛對這樣的作法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因此會在曾侵略過的土地舉行只為日本人的慰靈祭，也是意料中的結果。大野先生，在這種狀況下聽到「日本的再生」，我不禁擔心起來。因為所謂的「再生」，是指「原本」的東西再復甦不是嗎？而那「原本」的東西對日本而言到底是什麼？再生之後，是不是有「轉生」，只一味的推動單純進化的再生，是否是好事？關於這一點，今天我務必要請教大野先生！

鶴見：一開始便發生大論爭！

大野：那並不是我下的標題。

戴：不，我並沒有說標題不好！

大野：只是，「挫折與再生」的表現方式，年輕人接受度非常高，讓我愣住。原本標題是「『近代日本』的挫折與再生」，所謂的「再生」，我的原意是指圍繞著『近代日本』的危險要素有再生之虞，但，沒想到被解讀成日本國力恢復式的再生……

戴：現在，我再補充一點，小島晉治等人的工作所呈現的是，歸根究柢日本侵略亞洲的原點是甲午戰爭。他們提出了一個

問題，就是即便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亦有必要再次重新審視日本近代的這個根源。在此意義上，他們與大野先生宗旨相同，也用「再生」。我想請問的是，以昭和50年的階段來說，日本民族以歷史進程的哪裡為原點而再生呢？

「再生」就如同大野先生所說的，對年輕人而言，挑動他們的心，魅力無窮。這兩個字帥勁十足。然而，仔細想想的話，這「再生」到底想回到哪裡？如果是想返回明治的機制，返回到那結構的「再生」，對我們亞洲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可傷腦筋了。而且，戰後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再生，如果只是單純進化式的再生的話，問題也出自那裡，並不能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到底「再生」之後，「轉生」是否會發生？我現在這個問題不單只是針對大野先生，而是針對全盤情況發問。

鶴見：大致來說，我覺得並不存在返回原點。現在的日本，相當盛行回歸過去的主張。例如，因為發生公害問題，所以有人主張再度返回農業時代，這樣的主張，雖可明白是一種鄉愁式的表現，但我總覺得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了……。這是我初步的推測，雖說類似直覺，但就是這種感覺。

再者，亞洲方面，現在若說回歸原點的話，這又是一個爭議性十足的問題。例如，菲律賓至今獨立過三次。最早一次的獨立，是在1898年，由西班牙的手中獨立。總之，也就是荷西·黎剎、亞昆諾杜（Emilio Aguinaldo）的時代。但是，與此同時，這獨立的過程，也就成了賣身給美國的過程。因此，即使是在菲律賓史研究上，主張黎剎、亞昆諾杜是國民英雄的看法，亦受到相當強烈的質疑，因此無法回歸這個時間點。更何況第二次的獨

立，這是日本的東條英機在1943年所給的獨立，若要回歸此時，更是蠢不可及。雖然，有人主張回歸到最後一次1946年美國所給予的獨立，但這對民眾而言，亦不是具有魅力的原點。

如此一來，回歸祖先該回溯到哪個時代才好？回歸到哪裡才算是原點？在菲律賓、東南亞諸國中，很難找到這樣的原點。因此，說到回歸原點，很難說要回到哪裡。總之，在民族主義的文化問題上，這問題極難解決，並且在歷史問題上亦非常棘手。而這方面，在朝鮮半島似乎亦是問題。例如，如何評價1945年8月15日？安先生，這問題我們該如何思考……

安宇植（以下簡稱安）：我也曾拜讀過大野先生的大作，不僅是再生的問題，事實上，我也很在意「挫折」的表現方式。我覺得這是非常漂亮的表現方式。所謂的「挫折」，也就是失敗。亦意謂著從失敗的地方想辦法再一次開始。日本確實是想辦法重新開始，但是否是由「挫折」東山再起？這點，由觀察「敗戰紀念日」被改成「終戰紀念日」的現象，不是很明顯在騙人嗎？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受挫，而一旦「再生」，作法又有直接連結到戰前「八紘一宇」的可能性。如此一來，今日所謂的經濟動物，不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前侵略政策的延長線上，因此不應該是什麼「挫折」吧？

這問題即使與剛剛戴先生所說的「他分」問題結合一起思考的話，我不得不說厚生省的倉庫裡現在還留存著戰前朝鮮人軍屬的遺骸，據說有幾千具！如此一來，當然有遺族存在，而且遺族也當然理應會尋覓遺骸。然而，他們卻無聲無息地被埋沒了將近三十年。這不禁讓我懷疑，日本戰前的作法、日本對殖民地的歧

視，是否真的受到挫折？原本這問題便必須與日本人集體搜尋遺骸的事一同思考。更具體來說，雖不清楚被強制帶來日本的中國勞動者的情況，但若以戴先生的方式來表現的話，日本人的意識中，朝鮮人的存在，不是沒被視作「他分」嗎？如果到北海道等各地去看，可以看到所謂的「殉難者慰靈碑」，這是戰爭結束後不久，朝鮮人在各地建立的。所謂的殉難者，便是被強制帶來日本，遭人活埋、遭人殺害的朝鮮人。我也曾在北海道見過幾個殉難碑，但不知道後來這些碑如何？埋葬在那裡的靈魂，是否回歸故國？

另有更為實際的問題，我覺得這現象非常有趣，在回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歸國運動發生時，新潟市內有條街兩邊栽種柳樹，以象徵友好、親善。另外，小諸車站站前、日比谷公園等地首開風氣，當時日本各地建了許多親善紀念碑。我聽說這些碑在這十幾年間，都被拆掉了。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到底當時的友好、親善算什麼？我亦曾聽說，有人討論是否要拆日比谷公園的紀念碑。我不曾確認過，但聽說已被拆掉了。

如果將我至今所說的話做個整理，朝鮮人，不管是北韓的還是南韓的，當然有來日本尋找遺骸的條件，但日本政府卻不允許。朝鮮人原爆受害者的問題也是如此。一直到最近，才好不容易狀況好轉，看到一些解決的徵兆。

漠視日本內部如此的亞洲相關問題，卻無論如何都要對外大放厥辭。特別是對於最近的朝鮮問題，日本方面的動向不正可謂如此。雖說目前對這問題，日本以前所未有的認真態度面對，但累積其中數十年間的未解決事實，就這樣消逝、付諸流水，只被